

过了天堂是上海

GUOLE TIAN TANG SHI SHANGHAI

西娃 著

20年代>上海>一部中国的《洛丽塔》
撕心裂肺的情感经历

教堂和人性背后的罪与罚



时代文艺出版社

过了天堂
是上海

西娃／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了天堂是上海/西娃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87-1491-X

I. 过…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8003 号

过了天堂是上海

作 者: 西娃

责任编辑: 胡卓识

责任校对: 胡卓识

装帧设计: 雅典工作室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总发行

印 刷: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94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387-1491-X/I·1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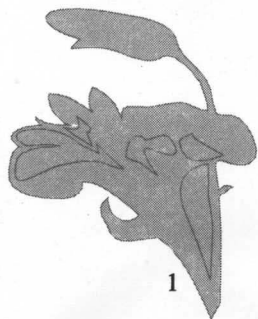
定 价: 23.00

我是一把锋利的钩子 在世界的地板上
拖曳而过 我无需抓住一切
疲倦的愤怒 闪亮的屈从
执行者收集石头 上帝在沙滩上写字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目 录

001	第一章 寻找上帝的卧室
019	第二章 爱,突如其来
033	第三章 草药精神
049	第四章 没有门的房子
063	第五章 纵情夜
089	第六章 上面是天堂,下面是上海
117	第七章 在马勒的住宅里
145	第八章 我的爱病了
173	第九章 失踪的道路
205	第十章 “我是月光下的墓地”
233	第十一章 背叛
263	第十二章 女人随缘,男人随风
297	第十三章 阳光含泪
335	第十四章 梦断丝路
365	第十五章 向着天堂逃亡
381	后 记





第一章

寻找上帝的卧室

是一个男人的哭泣声把殷珏引诱到了这里，她迷恋男人们的哭声犹如迷恋一切危险的事物。何况，那个男人的哭泣声是那么的性感又那么的富有天堂气息。

他一定是在为众人而哭。她想，要不然这哭声不会这样有诱惑力！

殷珏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她是怎样到达这里的。她看见自己穿着大红睡袍和缎面绣花鞋，正站在一条铁轨上。她没有看到那个哭泣的男人，也没看到预想中的火车。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轨道，在苍茫的夜雾中伸向无限。殷珏有些害怕，她觉得她可能在任何一条轨道上将自己迷失。

那个男人的哭声继续传过来，殷珏沿着哭声而去，她在行走中显得有些飘摇。借助天空中的月亮和远处的灯光，殷珏看见了那个哭泣的男人。他蹲在众多铁轨的交叉点上，那一刻，殷珏怀疑这些锈迹斑斑的轨道是从他的体内长出来的。

在离那个男人一步之遥的地方，殷珏一下知道了这个哭泣的男人是谁。她奔赴过去，从背后搂着他的脖子。她把他的头揽在胸前，用手反复抚摸着他的浓密的头发。

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只反复地重复这个动作。

那个男人比什么时候都冷漠，他并不转过身来并不理会殷珏

的存在，他继续着自己的哭泣，哭声更加性感更加富有天堂气息。

殷珏从背后亲吻他的脖子和耳垂，她乞望自己的吻能够转移他哭泣的重心。

但，那个男人无动于衷，他沉浸在哭泣的深处。

“我从没见过你，但我知道你是谁。我的至爱我心中的神。我知道你总在通过各种方式诱惑我，诱惑我向你靠近！”殷珏像话剧演员一样充满深情，“只要让我看清你，我就随你而去。”

那个男人停止了哭泣，他缓缓站起来，他是如此的高大和挺拔。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殷珏惊叫了一声，她看到这个男人整张脸上没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唇，除了泪水还是泪水。

殷珏不知道他刚才的哭声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而泪水又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我的爱，你的眉毛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唇呢？我知道你故意不让我看到它们，你把它们弄到哪里去了？”殷珏并不害怕呈现在眼前的恐怖，她更紧地抓住他的手臂，她哭起来，“你为什么总是在远方诱我惑我，却不让我看清你？我的爱，让我看清你……”

殷珏的喊声嘶声裂肺，纵情之极，而这个男人始终没让她把他看清……

殷珏无数次想到这个情景，到今天，她也不知道这一幕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经历过的。她是一个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女人。然而，它是那么真实地烙在了她的记忆中。

“他是谁？他是谁？他在哪里在哪里？”

“他是我天堂里的情人现实中的神！他在上帝的卧室里。”

殷珏游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她寻找这个男人。她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这些男人带着疯狂，带着情爱经她而去，而殷珏始终站在疯狂之外，情爱之外，清醒地等待结局。

结局依然是：殷珏还在原地。还在寻找。而男人们，已经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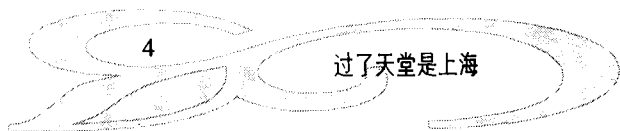
犹如一场天意，殷珏遇到了苏约翰牧师——这个，人神合一的英国美男。他出现的时候，殷珏体内掠过阵阵骚动，那一刻她就知道，他就是她在寻找的、那个她一直想看清的男人。或者说，她把他当成了那个哭泣的男人的化身。她残存的梦想与激情，会在这个男人身上耗尽！

2

与牧师相遇，不是在教堂里，不是。殷珏决不进教堂，决不会像许多信徒那样，以为神就在教堂里。尽管无数座教堂已在上海 30 年代的土地上，夸张地散发着天堂的气息，不说教堂里面的宏丽和铺张，仅从外观上看，就足以刺激凡夫俗子们，抛弃躯体奔赴天堂的欲念。殷珏把这一现象称为“犯罪的神引诱着人又一次堕落”。

殷珏远离教堂，游走在颓废的生活里，空洞、绝望从她的脚下升起，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到“空心人俱乐部”。

“空心人俱乐部”只是从大上海的臀部上刚刚长出来的一个



病态细胞。从十里洋场吹来的风，把这个细胞变得像上海的一切东西一样：七分西化，又装模作样地保持着三分本土特色。

殷珏去到空心人俱乐部二楼的咖啡室，这里聚集着一批有钱有闲、又敢于承认自己是“空心人”的年轻人。殷珏坐在其中，听着这些空心人除了不谈明天什么都谈：抽雪茄剃光头的年青人在谈论杜月笙以怎样秘密的方式，使中汇银行增资到 200 多万元；面色苍白略显神经质的年轻人，在谈论林语堂与流行杂志《论语》、《人世间》、《宇宙风》；女士们谈论最多的是江西路上灰色古砌屋子中，那些不同国籍的女子们 22 点以后的夜生活。殷珏独自品尝着杯中的咖啡，她没有同伴，也没加入任何谈话和争议中去。她漫不经心地望望这些沉入谈论中的人，心想：再过一百年，这群人会在哪里？他们会不会穿着另一个时代的衣服，在另一种文明中，重复着相同的话题？一个奇怪的念头在殷珏脑海中升起：千百年来，在地球上穿梭的始终是同一群人，他们只是微微变换了活着的方式和环境。她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调过头去，她透过白色的纱幔向外看，上海此时正被一种让人发晕的光华淹没在其中，殷珏往往在这种光华中显得恍惚不安，她觉得身处的不是上海，不是 30 年代，可能她正处在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座城市，她无法跟这里的一切产生任何内在的联系，而连结她与这里的東西，除了寂寞就是孤单。寂寞和孤单使她在这个夜晚出现在这群人之中，寂寞和孤单也会使她迅速从这里消失。

每天都是这样，从这里消失，又在另一个场合露面，凡是新的事物一出现，她也会跟着出现。只是每个场合中只留下了她仓促的背影。每件新的事物在她眼中停留不到二十分钟，便失去了对她的吸引。

殷珏正想起身离去时，发现了一个牧师，他像一团正在燃烧

的火焰那样，出现在这间以白色为基调的咖啡室里。看到他的时候，殷珏有种喘不过气来的心跳，这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狼性的身体正裹在一袭黑色的法袍里。他高昂的头颅，俊美的脸庞和无可挑剔的五官，正裸露着他来自上帝的异彩和对人类的怜悯。当殷珏注意到他漂亮到极致的络腮胡须时，她的体内掠过异样的骚动。

“他是一个会一边颂读圣经、一边作爱的男人，”殷珏听到自己在心中说出的一句话，“他就是我在寻找的男人。”

“他的头部接近光明，下端没入苍茫！”殷珏听到自己在心中说出的第二句话，“我要看清他。”

当俱乐部的主持人告诉众人，牧师名叫苏约翰，会在本周一、三、五各用十分钟的时间为众人传道时，众人觉得这真是开玩笑。空心人一旦有了信仰还能算空心人么？可是没有人提出异议，众人已习惯了用玩笑的心情，观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玩笑，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玩笑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能被一个玩笑影响还能算空心人么？

空心人不会为一切所动。

空心人在一切事物之间，而不在其中。

这是空心人们一惯的说法。

牧师激情澎湃的声音在咖啡室回荡时，殷珏被他的声音完全迷惑，她忽略了他的开场白、布道词，她只沉浸在他的声音里，联想到他哭泣的声音，她感到身体在飞。

牧师用他清亮而又让人想入非非的目光，迅速掠过人群，当他的目光触及殷珏时，他惊讶又欣喜，像上帝找到了走失的羔羊，又像孤独的剑客听到了对手的足音。

“眼前这个男人，简直是一个公开又秘密的通道，把我与心中的神连在了一起。我那模糊的寻找因他而变得具体。”殷珏说

出第三句话时，她被一股热流冲击着，她觉得自己开始变得柔软而潮湿。

.....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不住地问

“神，你在哪里呢？”

神呵，我的心切慕你

如鹿切慕溪水

我说，神 你要显身

让我的脚步安宁

让我的心停止忧郁

我要对 神 我的神说

让我跟随你

让我的脸因你而光亮

.....

牧师诵读的这诗篇出自《圣经》，以前，殷珏曾读过它，但并没在心中留下多少印象。现在它经过牧师甜美的嗓音后，不禁使殷珏泪流满面。她透过泪水看到他在注视她，她是那么需要眼前这个男人的注视，他的注视使她正在冰凉干裂的细胞，瞬间充满水份。

然而，就在牧师向殷珏走过来的当儿，她闪电一样逃离了空心人俱乐部。

那一周的第二天，殷珏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她再次来这

里，只是为了在牧师的注视里无休止地流泪。

牧师还是一身黑色法袍，眼里却多了几分忧郁和爱怜。那晚，他的布道似乎只是为了殷珏，他也始终如一的注视她，看着她宁静地落泪，仓促地离开。

星期五晚上。

听完布道，她没马上离开，她去了洗手间，牧师进来了，他们无声却又热烈地拥抱，他用频繁而又温润的吻，接纳了她的颤栗。只是，他的每一个吻都落在了她光洁的额头上。

“美丽的女子，不要哭，我明白你需要什么。”牧师用手指抚摸她的头发，温情地说，“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

殷珏不说话，她贪婪地闻着牧师身上人神合和的味道。同时他听见牧师用英语说：

“散发着草药芬芳的女子，你像上帝一样神秘。”那真像在歌吟呵。

有人敲门的声音在一瞬间把殷珏弄醒，她推开他，迅速离开俱乐部，消失在上海那一片蒙昧的光华里。

3

对牧师们——这些传道的人，殷珏并不陌生，在她读中学的时候，就有成千上万的牧师进入中国。那时，殷珏感到他们是一只只黑色的大鸟，口衔“中华归主”的口号，神秘地扑腾在中华大地上。但殷珏从没有想到要与他们发生任何关系，她只是看见或看到了他们而已。

而现在，这个名叫苏约翰的牧师一出现，她知道自己的那条暗道被接通了，灵魂深处动了一下，她就与他，与上帝产生了秘密的联系，她不再惶惶不可终日，她不再去空心人俱乐部，她把自己埋在宗教书中，读每一个句子，她都会想到它们从牧师口中流出来的音韵。每思考一个问题，她都会站在牧师的立场，为他想一想。比如：怀疑上帝的存在，对她来说，就等于是怀疑牧师的存在。然而她知道，说不定牧师此刻正在某个教堂或其它角落传道，于是她宁愿相信上帝的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呢？最好是牧师习惯的方式吧。

坐在自己的屋子中，望着那面大镜子，殷珏发现脸上的红潮，一度涨上来又退下去。她明白自己像众多有信仰的女人一样，把信仰与情感混为一团，这种方式只会让道学家们啼笑皆非，但她的卧室里没有道学家。

读了两行字，她又走神了，她总看到牧师在书中出现，他深沉的略带忧郁的眼睛，他抚摸过她的头发的手指，他吻过她额头的唇，这些影像常常使文字模糊，又常常使文字充满动感和饱含激情。殷珏快乐地沉浸在这种秘密的享乐之中。特别是夜晚，她想到以后可能跟牧师发生一段与上帝有关的情恋，她就兴奋地大声诵读起了《雅歌》。

在清醒的时候，也就是在她俨然殉道者那样，被智慧和理性充满的时候，殷珏会感到自己在与上帝开玩笑，但她会迅速用另一个说法，把这个想法驳倒，以减轻心中的不安。她的理由是：上帝最初也是人，他之所以成为上帝，不过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道”。他留下经典，只是为了给众多的殉道者提供捷径。而她只想按自己的方式，去敲他的门。

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呵？

殷珏每每听到教堂钟声的时候，她会想到那是神或牧师对她

的呼唤，她在钟声之后，沉浸在对牧师的怀想之中。这种怀想夹杂着太多的模棱两可的成份：她不知道牧师在哪个教堂或哪个社区传道，能用什么方式再与他相见。她还对他一无所知，但她知道他存在着，像上帝那样存在着。不同的是他比上帝更生动地在她的面前出现过。她认为他是唯一一个更能代替上帝发言的人，他的高贵连结着上帝，而他身上的邪气（这是她凭感觉，凭一个敏感的女人对男人的感觉觉察到的），则连结着人类。他把这两部分完好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殷珏的吸引。

殷珏后来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苏约翰牧师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牧师，她会不会走近他？如果他只是一个世俗生活中的男人，她会不会走近他？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她要的就是这种双重吸引。

殷珏在想入非非之中读完了一本又一本书，又凭着她极高的悟性思考了许多宗教与人的内在联系等问题，她想见见牧师了。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一下子就找到他，她开车去了许多教堂，她看到众多的教民，却惟独没有他。她又去了空心人俱乐部，但他也不在那里。她开始后悔怎么没问问他的住址和电话什么的了。

时间，忽然被拉长了……

直到有一天，殷珏在最后一次去空心人俱乐部穿的那件衣服的衣兜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纸片。

美丽的女子：

想起我的时候，请来找我！我说过，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我期待你的出现！

苏约翰牧师

下面是牧师留下的地址。

10

过了天堂是上海

殷珏兴奋地对镜子，把“神啊，我的神！”反复念颂了十分钟，这才坐下来。她推测这纸片是牧师在拥抱她时，放进她的兜里的，然后她从字里行间猜度，这短短的几句话里，既有一个牧师对教友的邀请，又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邀请。

按照纸片上的地址，殷珏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神殿，当发现这里并不是牧师传教的地方而是他的秘密住宅时，殷珏听到的是自己慌乱的脚步和杂乱无章的心跳。

她敲门。门开了，她却逃了。

4

一束淡薄的阳光落在三十年代的清晨里，殷珏把手放进洋瓷盆里温暖的牛奶中，乳白色的液体中浮着几片何首乌，几粒红色的大枣和枸杞。多年来，殷珏一直像把《本草纲目》当圣典的爹爹那样，自制的、以牛奶为主、以各种草药为辅料的液体，浸泡身子和洗脸。于是，24岁的殷珏，白嫩的肌体上总是散发着皎洁的光亮、淡淡的草药味，与出入百乐门舞厅或深藏各大豪宅中的那些用高级化妆品亮丽起来的女子们相比，她的美丽带了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不知是圣三一教堂还是慕尔堂的钟声，穿过潮湿的空气，从殷家住宅上空掠过的时候，殷珏抬起头，侧耳倾听着钟声流向更远的地方。

“阿宝，你听到了么？”

侍女阿宝正在把玫瑰汁和甘油混合而成的护手膏，挤在殷珏的手上。在香气之中沉迷的阿宝听到主人的问话，不觉有些茫

然。

“小姐，香味也是能听到的么？”

“能。”殷珏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不过，我说的是钟声，从教堂中传过来的钟声。”

阿宝注意地听了听，她只听到楼下福特车驶过长长的车道，进入车库的声音，那是送小少爷上学的车回来了。

“神在用钟声呼唤我呢。”听到钟声，殷珏就想到了牧师，她匆匆对阿宝说：“我要到教堂去！”

殷珏并没有进入任何一座教堂。她开着车，时而出现在衡山路，时而出现在西藏路，时而出现在江西路……每到一座教堂附近，她都会把车停下来，默默注视着教堂好一会儿，也不管这些教堂里装的是基督、天主亦或真主……她都用同一种姿态、心境和语调说：

“心中的神，但愿你在！”

殷珏用这种方式，花销着自己的时光，礼拜着心中的神。

两个小时后，殷珏出现在西摩路一座中国宫庭式的院落前。开门的是一个年青的西班牙女佣。她用大大的眼睛盯着这个曾敲开大门又无声离去、衣着西化的年轻女人。

“请转告苏约翰牧师，我叫殷珏，想拜见他！”殷珏用流利的英语说。

西班牙女佣说了声请跟我来，便领着殷珏沿着木质镶花回廊，拐了两个弯，到了院落北边的一间暗褐色的木门前。就在西班牙女佣推开木门的一瞬间，殷珏忽然又有一种想逃的感觉，正在她转身之际，女佣告诉她说，牧师让她进去。

在进入这间屋子前，殷珏曾无数次想像过它的布局。这一刻，她才知道想像与实际是这般的大相径庭：地上铺着厚厚的褐